

# 商人误国：印度人资本权力 对南非政治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

杨崇圣 朱鹏飞

自 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实现了和平民主转型的新南非在国家建构中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考验。其中，腐败问题是困扰当今南非政治良性发展的一大障碍。就连在新冠疫情防控的国难期间，政客和商人还不忘相互勾结，趁机敛财。据报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南非至少有 300 万人失业，而许多政客和商界领袖却从公共卫生政策中捞取了大量钱财，比如财政部官员无视财政部的紧急采购指示和个人防护装备的最高限价，将价格提高了 800%，并以此使供应商获取暴利。<sup>1</sup> 此外，疫情期间的腐败猖獗现象还出现在了公共卫生部门。豪登省卫生部门的马苏库 (Masuku) 前不久就因社交媒体上的一段曝光视频而陷入丑闻。<sup>2</sup> 总之，南非的腐败现象不仅呈现出广泛性和系统性特点，而且这种腐败由来已久，深入体制。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就是南非的前任总统祖玛 (Jacob Zuma) 和其背后的古普塔家族 (Gupta Family) 在祖玛任期内制造的一系列腐败现象。

## 一、腐败总统的下台及其背后“财主”的浮现

在南非，前任总统祖玛的名字几乎已经成为了“腐败” (corruption) 一词的代名词。在祖玛任期内，南非的腐败现象可谓达到了顶峰。尤其在 2015 至 2018 年间，南非国内有关“反对腐败”和直接呼喊“祖玛下台”的全国性群众游行活动此起彼伏。2017 年 3 月 30 日，祖玛以“莫须有”的方式无预警革职了备受尊敬的时任财政部长戈登 (Pravin Gordhan)，改由无任何财政与商业经验的 45 岁的吉加巴 (Malusi Gigaba) 出任财政部新部长。<sup>3</sup> 此举不仅在非洲人国民大会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以下简称非国大) 党内和全国掀起轩然大波，而且重创南非经济，其国家信用评级在国际上降至“垃圾级” (junk status)，南非货币兰特应声暴跌，全国范围内要求其下台的声浪愈演愈烈。2017 年 4 月 7 日爆发了全国性反祖玛抗议游行，各大城市市民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其下台。以笔者当日在开普敦市观察的景象为例，当日从南郊隆德布什 (Rondebosch) 通往市中心的主路上，游行队伍举牌高呼“祖玛必须下台”、“腐败必须下台”等口号。加上 2015 年 2 月，祖玛宣布辞退时任财政部长奈内 (Nhlhla Nene) 起用不知名党内同袍鲁彦 (Des Van Rooyen) 导致南非股市震荡，兰特跌破历史新低，迫使祖玛改以戈登替换上任不到 4 天的鲁彦。<sup>4</sup> 此次开除戈登，是短短两年内祖玛第三次开除财政部部长。

祖玛之所以频繁更换财政部部长，是因为其所提出的经济议案经常遭到财政部部长的反对。2017 年 3 月底对戈登的罢免，便是源于他向来反对祖玛提出的修建核能发电站的议案，以及对政府将国库券向国内巨商竞标的反对。<sup>5</sup> 3 月 27 日，戈登正在英国进行国际巡演以吸引国际投资和贸易的时候被祖玛突然召回，并很快遭到革职。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戈登被紧急召回的主要原因是戈登对祖玛议案的反对以及在国际上进行招商引资的行为触及了与祖玛关系甚笃的古普塔兄弟的家族利益。<sup>6</sup> 据信，2015 年祖玛对财政部部长奈内的解雇也与奈内反对国库券竞标以促进核电站的修建事宜有关。几乎承担着全南非的供电但仍旧依靠老化的燃煤型国家电力公司艾斯康 (Eskom) 表示，相对于可再生能源，它更倾向于使用核能。而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 (Economic Freedom Fighters, EFF) 则指控这其实是祖玛总统和古普塔家族之间一项充满腐败性质的核交易。因为古普塔家族旗下的一家品牌公司奥克湾 (Oakbay) 拥有着这个国家专门用于提炼铀的唯一矿藏，而祖玛的儿子杜杜扎尼 (Duduzane Zuma) 直到 2016 年为止一直在这家矿产公司担任主管。<sup>7</sup> 随着祖玛和古普塔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被逐渐揭露，尤其是 2017 年

5 月古普塔家族的邮件泄露事件，包括古普塔家族为祖玛购买迪拜豪宅和在祖玛家乡为其修建别墅等信息均在这次邮件泄露中被曝光，更加坐实了古普塔家族与南非政坛人物之间的利益勾连。<sup>8</sup>

祖玛及其内阁的腐败丑闻层出不穷，且多与古普塔家族有关，导致政府机构的公信力在民众心目中急转直下。随后又接连爆发了一系列抗议祖玛的全国性游行，而且抗议标语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民众对古普塔家族控制南非政治的不满，“祖普塔必须下台”（Zupta Must Fall）成为民众抗议游行的公开口号。<sup>9</sup> 该口号最早由反对党“经济自由斗士”领袖马勒马（Julius Malema）于 2016 年 2 月 11 日在祖玛正在议会上进行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出。“祖普塔”（Zupta）是“祖玛”（Zuma）和“古普塔”（Gupta）两个词的合成词，暗示祖玛和古普塔之间的亲密关系。<sup>10</sup> 最终，在国内民众的抗议声讨中，2018 年 2 月 13 日，南非执政党非国大（ANC）正式要求祖玛辞职。

次日，祖玛为避免国会弹劾以及执政党内部发生分裂，正式宣布辞职。下台后，他被控在任内（2009—2018）贪污，面临多达 16 项罪名指控；而古普塔家族也于 2018 年 2 月 16 日被南非检方正式调查。为此，新总统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还成立了“宗多委员会”专项调查祖玛及前任政府的腐败嫌疑，委员会由调查法官雷蒙德·宗多（Raymond Zondo）主导，以他的姓氏命名。

然而，在“宗多委员会”对古普塔家族的调查还未结束之际，另一家企业大手笔行贿前政府官员的案件又浮出水面。据信，南非政府项目承包商博萨萨集团凭借贿赂执法系统官员获取大量政府项目合同。涉嫌受贿的官员不仅包括基层干部，更有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政策的高层官员。不仅“宗多委员会”的秘书长科措·德韦（Khotso De Wee）被证实有受贿嫌疑，就连南非国家检察署以及专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行为的精英警察部队“南非之鹰”也被指有受贿行为。<sup>11</sup> 南非政坛腐败势力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 二、古普塔家族的商业势力及其对南非政坛的渗透

在整个非洲的外来移民历史上，商人和穆斯林自古以来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非洲的大多数都市中心，外来族群实际上垄断了零售贸易。在西非和北非，垄断者是黎凡特人（Levant）小店主，在东非海岸则为印巴商人。印度人在非洲东海岸的贸易记录最早见诸写作于公元一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raean Sea），由此可知，印度商人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已经穿越印度洋在非洲东海岸经营贸易，并且建立了贸易站。南非是非洲印度裔人口最多的地方，有 130 万人，主要集中在德班。因此有时德班也被称为“印度以外最大的印度城市”。第一批定居南非的印度人是英属殖民地时期的奴隶和契约劳工，他们在纳塔尔殖民地的甘蔗种植园做家政和农业工人。后来，加入了“自由”移民，他们主要是来自古吉拉特（Gujarat）的商人群体。<sup>12</sup> 圣雄甘地就曾在南非生活 21 年。1893 年，24 岁的甘地来到南非，专为比勒陀利亚的穆斯林印度商人担任法律代表。1994 年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又促使了一批印度商人将目光投向南非，这其中就包括古普塔家族。

古普塔家族来自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萨哈兰普尔市（Saharanpur），该市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以北大约 200 公里，拥有大约 70 万居民。该城市的经济严重依赖农业、工业和林业，正是在这里希夫·库马尔·古普塔（Shiv Kumar Gupta）创建了自己的采购生意，并为自己三个儿子阿贾伊（Ajay）、阿图尔（Atul）和拉杰什（Rajesh）的早期海外投资提供了资本。<sup>13</sup> 古普塔家族早期曾在中国和新加坡尝试海外投资，但是均比较失败。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即将结束时，老古普塔看中了南非的投资商机，并命令二儿子阿图尔到南非创建生意。阿图尔于 1993 年到达南非，当时年仅 23 岁，到南非不久后老古普塔便去世，阿图尔凭借 IT 行业逐渐在南非站稳脚跟，并且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撒哈拉电脑”（Sahara Computers）。随后弟弟拉杰什和哥哥阿杰伊分别于 1997 年和 2003 年定居南非，帮助经营家族生意。<sup>14</sup> 为了把家族生意在南非做得更大，古普塔家族一开始便努力与非国大的高层政治人物“结交朋友”。在 1997 年祖玛被选为非国大党内副主席时，古普塔兄弟就已经把目光投在了他身上，并于千禧年之初与祖玛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古普塔兄弟不仅在政治上对祖玛提供财力支持，而且还为祖玛的孩子们提供学费。虽然在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祖玛：人们不认为一名祖鲁人能够在科萨人主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胜出，<sup>15</sup> 但是在古普塔家族的财力支持下，祖玛的权力地位迅速攀升，并最终在非国大的党内派系斗争中脱颖而出，并于 2009 年正式当选为国家总统。借助祖玛的“政治庇护”，古普塔家族在南非的事业逐渐扩展至板球、报纸、电视和煤炭、核能、矿产等领域（见表 1）。

表 1 古普塔家族在南非的投资事业

投资领域	企业名称
电脑行业	撒哈拉电脑公司 (Sahara Computers) 撒哈拉系统有限公司 (Sahara Systems Pty Ltd)
矿业	奥克湾资源与能源 (Oakbay Resources and Energy) 西瓦铀矿 (Shiva Uranium Mine) 特格达勘探与资源 (Tegeta Exploration and Resources) 西下投资公司 (Westdawn Investments Pty Ltd) JIC 采矿服务 (JIC Mining Services) 黑边勘探 (Black Edge Exploration)
媒体行业	TNA 媒体 (TNA Media Pty Ltd) 《新时代》报纸 (The New Age) 24 小时新闻电视台 ANN7 (Africa News Network 7)
娱乐行业	南非板球 (Cricket South Africa, 简称 CSA) 投资的板球赛场：开普敦的 Newlands、伊丽莎白港的 St. George's Park、 德班的 Kingsmead Stadium
其他行业	军用钢材生产商 VR 激光服务 (VR Laser Services) 岛址投资 180 (Islandsite Investment 180) 信心概念 (Confident Concepts)

表格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和文献整理获得

古普塔家族对南非政治的渗透除了对祖玛的“投资”以外，还包括试图对内阁成员进行“俘获”。2016 年，一系列古普塔家族影响内阁人事安排的指控浮出水面。前非国大会议员菲琪·孟特尔 (Vytyjie Mentor) 声称 2010 年古普塔家族曾向她询问她对担任国营事业部长的兴趣，作为交换，古普塔家族希望孟特尔当选后能够让旗下的捷特航空 (Jat Airways) 获得南非与印度之间的航线，该航线目前由南非航空运营，但遭到孟特尔回绝。<sup>16</sup> 财政部副部长麦克比西·卓纳斯 (Mcebisi Jonas) 承认，在 2015 年原财政部长奈内遭祖玛总统闪电撤换前不久，古普塔家族曾向其询问对财政部长职位的兴趣但遭到婉拒。<sup>17</sup> 据南非《周日时报》(Sunday Times) 报道，矿业部长兹瓦尼 (Mosebenzi Zwane) 和时任合作治理和传统事务部长鲁彦曾在迪拜与古普塔家族的成员密谈。鲁彦曾接替奈内当了 4 天的财政部长，兹瓦尼曾帮助古普塔家族取得一座大型煤矿的所有权。<sup>18</sup> 2017 年 5 月底古普塔家族的邮件泄露，揭露了古普塔家族如何透过祖玛总统和其党羽插手内阁的人事安排，这其中最为人们知的例子包括任命亲古普塔人士任职艾斯康电力、运输物流公司等国有企业首长，以及任命兹瓦尼担任矿产资源部长。<sup>19</sup> 古普塔家族的商业势力和对南非政坛的渗透力度已经达到了直接影响和操控南非公共政策制定的程度，是南非政治走向腐败的幕后推手。祖玛时期的诸多腐败行为和荒诞现象背后都与古普塔家族的商业利益密切相关。

### 三、祖玛时期南非的政治腐败与公共政策制定

如前文所述，祖玛时期的腐败迹象从他频繁更换财政部长这一事件就能管窥一二。为了使自己提出的修建核电站的议案获得通过，祖玛不仅随意更换自己的财政部长，任性地使用总统的内阁人事任免权，而且还不惜通过玩弄权术在全国制造假象，误导大众的认知。大约在 2015 年前后，南非经常出现全国性“电荒”，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在 2017 年 3 月的一次访谈中曾经向笔者抱怨：“南非这国家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真是垃圾，前两年政府经常三天两头通知社区居民限时停电，而且是各个社区分时段分别停电，南非以前也算是发达国家，没想到基建这么差，这年头还供电不足！”<sup>20</sup> 而根据笔者 2017 年 3 月份对一名在开普敦从事高端住宅买卖的中介代理人的访谈得知：“南非经常出现全国性‘电荒’，实际上只是祖玛在全国人民面前制造的假象。这是祖玛背后的一个印度人家族为祖玛贡献的计策。制造‘电荒’假象是为了使总统提出的‘增设核电站’的议案在议会通过，从而使掌握核燃料能源矿产资源的印度人家族获利。”<sup>21</sup> 这位代理人口中所说的印度人家族就是指古普塔家族。



南非的社会贫富差距极大，正如反对祖玛的两位财政部长（奈内和戈登）和许多民主人士所坚持的观点：南非目前所需要的不是斥巨资修建核电站，而是解决民生问题。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导致其无法用电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发电站的电量不足，而是国家的电线网络根本还未覆盖到这些穷困地区。南非真正短缺的不是发电站，而是国家电路的普及和覆盖。

祖玛时期，南非的国家公共政策制定已经达到了一种类似“荒诞”和“闹剧”的景象，政治舞台上的“闹剧”背后，起支配力量的乃是印度人的资本权力。在古普塔家族的资本权力支配之下，国家的公共政策制定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私人订制”。然而，情况更甚者则是国家公用场地的使用“公私不分”。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古普塔家族的婚礼事件，一架起飞自印度，载有217名参加婚礼的乘客的捷特航空A330包机航班降落于南非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Air Force Base Waterkloof）而且举行于西北省太阳城（Sun City）的婚礼为期四天，总花费7500万兰特，整个太阳城变成了“古普塔城”（Gupta City）。古普塔家族的婚礼事件在南非引起轰动、广为人知，被称为“古普塔门”（Guptagate）和“沃特克鲁夫门”（Waterkloofgate）。<sup>22</sup>然而，2017年，该婚礼的花销被揭露是以自由邦的酪农补助计划（Vrede Dairy Project）之名义支付的，由该省政府以洗钱的方式经迪拜汇款给古普塔家族旗下的一家公司。<sup>23</sup>时任农业部长兹瓦尼（Mosebenzi Zwane）任职期间付给古普塔家族一笔名义上用于酪农补助计划的款项，达2.2亿兰特。2018年1月，南非国家检查属没收了这笔款项，并称其为“精心设计用以诈取农业部经费之骗局”。<sup>24</sup>随着一系列与古普塔家族有关的腐败案件被爆出，一些学者和媒体记者调侃称，南非是一个被古普塔家族“俘获的国家”。

#### 四、俘获国家：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发展困境

“俘获国家”（State Capture）一词在南非已经成为专门用来指责古普塔家族的标签词汇。它揭示了印度商人对南非民主政治的绑架与操控，是造成新兴的民主南非逐渐落入腐败陷阱的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南非独有的问题，也是广大新兴民主国家正在或将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如何克服此类困境，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中需要深思的一个问题。

古普塔家族的海外投资为何在南非更容易取得成功，而其早期在儒家文明区域的中国和新加坡则较为失败？笔者以为，原因之一是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国家的文化氛围和对商人的态度决定了商人投机的成功概率。原因之二是南非的印度裔群体本身就在南非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庞大的规模，尤其是其经商传统一直在南非具有重要影响力。古普塔家族进军南非能够获得“胜利”，也得益于南非的印度裔族群在南非的重要影响力。至于商业成功后是否可以“俘获国家”，这可能与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设计、政党体系、政治家的个人政治道德坚守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有关。南非在民主转型初期制度上的脆弱，非国大（ANC）长期以来一党独大的局面，祖玛本人的道德沦陷等综合因素都给古普塔家族提供了“俘获国家”的条件与温床。

目前，新总统拉马福萨正在全力拯救南非的系统性腐败局面，针对古普塔家族“俘获国家”的案件已经成立了专项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至少将要持续两年，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希望新任总统的强力与决心可以将南非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拉回正轨，使“彩虹之邦”不仅仅是富商和“权贵”的天堂，而是每一位南非公民和南非各个族群都能均等享受权利和公平、正义的美丽家园。新南非实现此美好目标依然道远任重，新兴民主国家既要从中吸取教训，也要对自身进行省思。

杨崇圣，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南非。

朱鹏飞，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南非。

#### 参考文献

1 “Editorial: 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know”, *Mail & Guardian*, (August 8, 2020), <https://mg.co.za/opinion/2020-08-08-editorial-the-public-has-a-right-to-know/>.

- 2 “Gauteng health MEC Bandile Masuku’s first rule: Don’t panic”, *Mail & Guardian*, (July 2, 2020), <https://mg.co.za/coronavirus-essentials/2020-07-02-gauteng-health-mec-bandile-masuku-first-rule-dont-panic/>.
- 3 Norimitsu Onishi and Sewell Chan, “Firing of South Africa’s Finance Minister Widens a Political Rift”,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3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31/word/africa/south-africa-pravin-gordhan-jacob-zuma.html>.
- 4 Norimitsu Onishi, “Jacob Zuma Appoints Third Finance Minister of South Africa in a Week”,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4,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12/15/word/africa/david-van-rooyen-south-africa-finance-minister-pravin-gordhan.html>.
- 5 Joseph Cotterill, “South African nuclear deal with Russia unlawful, court rul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e7d0fdc-2a7d-11e7-bc4b-5528796fe35c>.
- 6 Mfuneko Toyana and Sujata Rao, “South Africa’s Zuma recalls Gordhan from international roadshow, rand falls”, *Reuters*, (March 27, 2017), <https://mobile.reuters.com/article/amp/idUSKBN16Y0XM>.
- 7 Joseph Cotterill, “South African nuclear deal with Russia unlawful, court rules”, *Financial Times*, (April 2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e7d0fdc-2a7d-11e7-bc4b-5528796fe35c>.
- 8 “Here they are: The emails that prove the Guptas run South Africa”, *Sunday Times*, (May 28, 2017),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2017-05-28-here-they-are-the-emails-that-prove-the-guptas-run-south-africa/>.
- 9 Keith Gottschalk, “War of attrition against South Africa’s President ‘Zupta’ is in full swing”,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9,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ar-of-attrition-against-south-africas-president-zupta-is-in-full-swing-82273>.
- 10 “‘Zupta must fall’-and EFF walks out”, *NEWS24*, (February 11, 2016),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zupta-must-fall-and-eff-walks-out-20160211>.
- 11 陆致远：《南非曝大案：企业行贿法官官员获暴利》，《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2月18日。
- 12 15 facts about the Indian diaspora in Africa, *World Economic Forum*, (June 25, 2015),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15/06/15-facts-about-the-indian-diaspora-in-africa/>.
- 13 Pieter 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19.
- 14 Ibid., pp21-24.
- 15 Ibid., p27.
- 16 “Vytjie Mentor: I can prove Zuma was with me in the Gupta house”, *Rand Daily Mail*, (March 17, 2016), <https://www.businesslive.co.za/rdm/politics/2016-03-17-vytjie-mentor-i-can-prove-zuma-was-with-me-in-the-gupta-house/>.
- 17 “Full statement by Deputy Finance Minister Mcebisi Jonas on Gupta job offer”, *Sowetan Live*, (March 16, 2016), <https://www.sowetanlive.co.za/news/2016-03-16-full-statement-by-deputy-finance-minister-mcebisi-jonas-on-gupta-job-offer/>.
- 18 Jika, Thanduxolo; Hunter, Qaanitah, “Gupta ministers’ in secret trip to Dubai”, *Sunday Times*, (April 10, 2016),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2016-04-10-gupta-ministers-in-secret-trips-to-dubai/>.
- 19 “Here they are: The emails that prove the Guptas run South Africa”, *Sunday Times*, (May 28, 2017),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2017-05-28-here-they-are-the-emails-that-prove-the-guptas-run-south-africa/>.
- 20 资料来自笔者2017年3月份某日对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 Jeff（中国留学生）的无结构访谈。
- 21 资料来自于2017年3月20日下午3时至5时笔者在开普敦一好友家中对其代理人的无结构访谈；为了研究伦理的需要，对访谈对象的姓名进行了匿名化。
- 22 Pieter Louis Myburgh, *The Republic of Gupta: A Story of State Capture*, South Africa: Penguin Books, 2017. pp.115-120.
- 23 “Guptaleaks: The Dubai Laundromat-How millions milked from Free State government paid for Sun City wedding”, *News24*, (June 30, 2017), <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guptaleaks-the-dubai-laundromat-how-millions-milked-from-free-state-government-paid-for-sun-city-wedding-20170629>.
- 24 “NPA freezes R220m, land linked to Gupta farm”, *News24*, (January 20, 2018),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breaking-mpa-freezes-r200m-land-linked-to-gupta-farm-20180120>.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1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段九州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